

明季漢語佛教考

陳垣撰

陳垣撰

明季滇黔佛教考

中華書局

內容提要

《明季滇黔佛教考》與作者另一著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是姐妹篇，皆作於抗日戰爭時期。內容敘述明末清初雲、貴兩省佛教發展情況，及明末知識分子懷念故國、抗節不仕的精神。作者將從未被利用過的嘉興藏和續藏閱讀一過，專注意其中遺民逃禪的語錄，此外並收集許多藏經未收的散本、寫本語錄，在紛雜的材料中，鉤稽出明末清初滇黔知識分子的愛國思想和民族氣節。今重行出版，不僅有助於滇黔佛教史蹟的研究，並可作為研究明清史的參考。

GDA20115

明季滇黔佛教考

陳垣撰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農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850×1168 毫米 1/32·193·8印張·155,000字

1962年7月新1版

196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2,000 定價(9)1.40元

統一書號：11018·357 59.2 科學型

明季滇黔佛教考序

中國史學，莫盛於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於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獨由於意執之偏蔽，亦其知見之狹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學識，更不逮宋，故嚴格言之，中國乙部之中，幾無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實自近歲新會陳援菴先生之著述始。先生先後考釋摩尼佛教諸文，海內外學者咸已誦讀而仰慕之矣，今復以所著明季滇黔佛教考遠寄寅恪讀之，並命綴以一言。寅恪頗喜讀內典，又旅居滇地，而於先生是書徵引之資料，所未見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羅之勤，聞見之博若是。至識斷之精，體製之善，亦同先生前此考釋宗教諸文，是又讀是書者所共知，無待贅言者也。抑寅恪讀是書竟，別有感焉。世人或謂宗教與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參互合論，然自來史實所昭示，宗教與政治，終不能無所關涉。卽就先生是書所述者言之，明末永曆之世，滇黔實當日之畿輔，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艱危擾攘之際，以邊徼一隅之地，猶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蓋由於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學人端士，相率

遁逃於禪，以全其志節，今日追述當時政治之變遷，以考其人之出處本末，雖曰宗教史，未嘗不可作政治史讀也。嗚呼！昔晉永嘉之亂，支愍度始欲過江，與一僧道人爲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後此道人寄語愍度云：「心無義那可立，治此計權救飢耳，無爲遂負如來也。」憶丁丑之秋，寅恪別先生於燕京，及抵長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馳蒼梧瘴海，轉徙於滇池洱海之區，亦將三歲矣，此三歲中，天下之變無窮，先生講學著書於東北風塵之際，寅恪入城乞食於西南天地之間，南北相望，幸俱未樹新義，以負如來。今先生是書刊印將畢，寅恪不獲躬執校讎之役於景山北海之旁，僅遠自萬里海山之外寄以序言，藉告並世之喜讀是書者。誰實爲之，孰令致之，豈非宗教與政治雖不同物，而終不能無所關涉之一例證歟！

一九四〇年七月陳寅恪謹序

明季滇黔佛教考目錄

序

卷一 明以前滇黔佛教第一…………… 一

明季滇南高僧輩出第二…………… 十四

明季黔南傳燈鼎盛第三…………… 二八

滇黔僧多蜀籍第四…………… 三七

卷二 法門之紛爭第五…………… 四八

靜室之繁殖及僧徒生活第六…………… 六八

藏經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 八五

卷三 僧徒之外學第八…………… 一〇一

讀書僧寺之風習第九…………… 一一八

士大夫之禪悅及出家第十…………… 一二七

目、錄

卷四	僧徒拓殖本領第十一	一五九
	僧傳開山神話第十二	一七八
	深山之禪迹與僧棲第十三	一九一
卷五	遺民之逃禪第十四	二〇〇
	遺民之禪侶第十五	二三八
卷六	釋氏之有教無類第十六	二六三
	亂世與宗教信仰第十七	二八四
	永曆時寺院之保護及修建第十八	二九五
	附弘光出家之謠	三〇五
	徵引書目略	三一七
	重印後記	三二〇
右六卷，十八篇，附一篇，凡十五萬餘言，專論明季滇黔佛教之盛。推其致盛之原因有三：一、佛教復興之波動也。有明中葉，佛教式微已極，萬曆而後，宗風復振，東南爲盛，西南亦被其波動，今於前三卷論之。二、僧徒開闢之能力也。滇黔建省較		

後，其開闢有賴於僧徒，此節近始發覺，益顯宗教與文化之關係，今於第四卷論之。
三、中原喪亂之影響也。明季中原淪陷，滇黔猶保冠帶之俗，避地者樂於去邠居岐，故佛教益形熱鬧，今於末二卷論之。惜予固陋，所據多習見之書，諸語錄搜集稍難，亦皆刊布之本，並無珍奇秘籍，足以自憙。僅將故事整齊，庶當時士習禪風，有可考見云爾。博雅君子，幸進而教之。

一九四〇年三月新會陳垣識於北平勵耘書屋。

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一

明以前滇黔佛教第一

雄辯 玄堅 普瑞 玄鑑 普福 道元 普通

圓護 本帖 月溪

近人石屏袁樹圃嘉穀著滇南釋教論，凡萬言，附臥雪堂文集末，於明以前滇南佛教，浩乎其言之矣。吾茲所論，祇明季自萬曆至永曆一段，與袁著範圍不同，敘述方式亦異。惟欲述明季事勢，不得不略溯明以前以爲之導。元郭松年大理行記有曰：「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爲近，其俗尙浮屠，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如葷飲酒，至齋畢乃已。沿山寺宇極多，不可殫紀，中峯之北有崇聖寺，中有三塔，大者高三百餘尺，凡一十六級，樣製精巧，中峯

之南有玉局寺，又西南有蕩山寺。凡諸寺宇，皆有得道者居之。得道者非師僧之比也，師僧有妻子，今則不爾。其得道者戒行精嚴，日中一食，所誦經律，一如中國。所居灑掃清潔，雲烟靜境，花木禪房，水瀾瀾循堂廚，至其處者使人名利之心俱盡，此大理之大觀也。」讀此可略知明以前滇南佛教之盛。其始自西傳入，多屬密教，其繼自東傳入，遂廣有諸宗。然僧史缺略，文獻無徵，崇禎間汰如明河撰補續高僧傳，號稱「踏破鐵鞋，殘碑斷碣，搜采殆遍」。惟因未至西南，所著錄滇黔名德僅四人，曰無照、古庭、鏡中、廣能，附錄二人，曰淨倫、何清。初曾約滇僧蒼雪讀徹分任，蒼雪序亦曾舉盤龍、古庭、念菴、再光、定堂諸人爲例，「誓與畢命菟羅，了此公案」。然結果蒼雪所舉五人，僅古庭一人有傳，則史料搜集之不易可想也。同時徹庸周理與陶不退居士倡言：「欲爲滇南從前大善知識出些子氣。」乃取古庭高足大魏所著竹筵集，及朗日和尙所著浮山法句，合滇南諸名德小傳，彙爲一編，以示陶無學居士，題曰曹溪一滴。其取材多屬方志稗史，神話連篇，且考證多疏，未足據爲典要。後圓鼎撰滇釋紀，搜羅較衆，然雜亂無章，弊亦與曹溪一滴等。

黔省僧史尤缺，康熙間善一如純輯黔南會燈錄，曰：「予行脚東南，經諸大刹，

每於休夏之際，披閱傳燈，見古今尊宿名目，多在江浙諸省，黔中未見點墨片言，不禁掩卷歎曰：『聖賢不擇地而生，佛法徧一切處，何吾黔之獨無也？是人以地困耶，抑佛法有偏耶？』抱此念十數年。及至歸里，每思唐宋時所集者，謂吾黔宗教未訖，混無傳，固無論矣。若自明迄清，風聲所樹，吾黔宗教已廣，各家語錄，亦有流行，較量諸省，不相上下，何近代竟無傳也？深究其源，總以關山迢遞，郵簡莫及，令操觚者無由收集爾。予不敏，敬矢厥志，不憚寒暑，躬歷諸郡，彙收全黔諸家語錄，綴以管見，編輯成書，名曰黔南會燈錄，庶幾後世披覽，無遺憾焉。」然其書限於傳燈，且多載機緣，未詳行蹟，又未追溯明以前古德，仍不能無憾也。茲篇所述，既非燈錄，亦非僧傳，不能爲各個僧徒之臚列，僅取其足以證明明以前滇黔佛教大勢，及前人所忽略、舊說有沿誤者，順爲訂正而已。

右概論

盤龍崇照、古庭善堅，滇人所豔稱也。昆池瀾漫數百里，盤龍肉身峙於南，古庭肉身峙於北，方志載之詳矣。惟筇竹寺雄辯、玄堅兩法師，方志不載。蓋憑靈蹟者

奇，奇則易入；恃人事者淡，淡則易忘，雄辯、玄堅固不以奇蹟著者也。

滇釋紀一：「洪鏡雄辯法師，生善闡城，姓李氏。少事國師楊子雲爲上足弟子。世祖破大理之明年，師始至中國。留二十五年，更事四師，皆當世大德，最後登班集之堂，嗣壇主之法，其學大備，乃喟然嘆曰：『佛法種子不絕於世，矯矯龍象，豈擇地而行，吾其南歸。』遂詣壇主，以其言告帝師，爲璽書以賜之曰洪鏡。歸國，國人號雄辯法師。師解棘人之言，爲書，其書盛傳，習者益衆。時梁王爲雲南王，以天屬之尊，事師甚嚴。後逝於大德五年，塔玉案山陽。」按此傳未著所本，雲南阮志金石下據筇竹寺歷代碑鈔，有雄辯法師大寂塔銘，至大三年翰林修撰浦城楊載撰文，僉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司事魏郡張元書丹，滇釋紀當卽本此。惟阮志既載其目於金石，不爲補傳於仙釋，何也？

滇釋紀一又有：「玄堅雪菴宗主，姓王氏，古滇龜城人。年逾童，善屬文，以己所見，解法韻爲歌訣，獻雄辯法師，師覽而異之，由是諸方企仰，爭傳誦焉。至元甲申，禮雄辯法師披剃，親授指南，曉夕講習摩訶衍四絕論，并圓覺等論，又受宗教禪師衣鉢。大德庚子，雄師畀以山門法席，時有高僧節思仍爲梁王師，乃頒令旨并法旨，

命師住持玉案山。至元癸巳，雲南行中書省平章蒙古督魯彌實創大德寺，奏聞延師爲大德寺主。庚戌，南省大臣奏請大藏以新荒服，特旨於古杭，命僧錄司管巴領琅函三藏，傳至善闡，分供筇竹、圓通、報恩三刹，以畀僧尼轉閱，乃命師主教法門，護持經藏。延祐己未卒，塔筇竹寺。碑銘現存。阮志徵引繁博，亦未補傳。

右雄辯 玄堅

普瑞著華嚴懸談會玄記，長水以後，蔚爲大宗，明萬曆十二年特頒入藏，題「蒼山再光寺比丘普瑞集」，嘉興藏收之，清龍藏收之，日本續藏亦收之，然普瑞事蹟無考。汰如、蒼雪，皆善講華嚴，時稱蒼汰，然補續高僧傳竟不能爲普瑞撰一小傳。曹溪一滴乃以妙觀和尙當之。妙觀阮志仙釋類有傳，藝文類言妙觀名定住，所著爲華嚴心鏡、玄談輔翼等，與普瑞無涉。李元陽雲南通志十三妙觀傳，言妙觀諱定，亦不言爲普瑞。嘉興藏又有華嚴懺儀四十二卷，云：「南中木道人于葉榆崇聖寺中得此，傳自唐一行沙門。據父老傳說，因大唐兵燹，有禪師普瑞傳來，付在寺中。」其說不甚可信。滇釋紀乃本曹溪一滴說，混妙觀、普瑞爲一人，似非多聞闕疑之義。通志仙釋類

應補普瑞之名，言其「住蒼山再光寺，集有華嚴懸談會玄記四十卷在藏」可矣，行蹟不能空構也。密藏禪師藏逸經書標目云：「華嚴會玄，雲南某師因懸談中意義事實，艱深渺邈，人多不曉，乃搜考諸內外典籍，爲之音釋，別錄其本。後講席無智者，遂亦釐入玄談，名之曰會玄，甚爲雜亂，宜出之，仍其舊本。另刻玄談音釋數卷，或流行，或入藏皆可。」卽指普瑞此著。

右普瑞

玄鑑字無照，曲靖人。素習教觀，見中峰後，始易爲禪。滇南之有禪宗，自玄鑑始。補續高僧傳廿四有傳，然無特別史料，僅採本撰中峰道行碑，及中峯祭文，聯綴而成。阮志仙釋類則一人重見，在雲南府題曰無照，在曲靖府題曰元鑒，前者採舊志，後者採碑記，不知其本一人也。岑、唐二志因之，殊失考。阮志所採之碑，當卽現存之無照玄鑑禪師行業碑，碑有玄鑑生卒年，爲新史料。然曹溪一滴玄鑑傳，已云有行紀碑存，則崇禎間此碑未仆也。此碑與中峰廣錄大異之點，在玄鑑卒地，據廣錄玄鑑卒於吳，據此碑則玄鑑卒於滇，然吾寧信廣錄而不信此碑，因此碑可疑之點甚

多，今先述廣錄之史料，而後辨此碑之真偽。

中峯廣錄廿九有示玄鑑講主二偈，并引云：「雲南鑑講主，知有教外別傳之旨，越一萬八千里而來西瀾。自相見至相別，恰三載。一日尋我客中，夜話湖山間，因舉宗門下數段陳爛葛藤，不覺咬斷拇指。臨別匆匆，不欲徵其罪犯，且放過一著，異日抵匡廬而之故鄉，卻不得出露醜惡，被人叫罵而累及我也。就以二偈贈之，其一云：狂心未歇爲禪忙，萬八千程過遠方，喪盡目前三頓棒，揮開腦後一尋光。陳年故紙渾無用，今日新條亦頓忘，見說雲南田地好，異時歸去坐繩牀。」卷二十又有寄玄鑑首座四偈，其二云：「一萬八千家未遠，六根四大病何多！撥開眼裏瞳人看，當體潛消佛與魔。」其四云：「山中無路不須來，病足難禁著草鞋，寸步未離言見了，如何真箇到忘懷！」據此，是玄鑑見中峯後三年，曾返雲南。然廣錄廿六有祭玄鑑首座文，略云：「佛祖之道未易墜兮，吾無照遠逾一萬八千里江山以來茲；佛祖之道失所望兮，吾無照負三十七春秋而云歸。屈指八載之相從兮，靡有間其毫釐。我閱人之既多兮，求如無照者非唯今少，於古亦稀。我不哀無照之亡兮，哀祖道之既墜。而今而後，孰與扶顛而持危！」補續高僧傳云：「讀此文酸鼻，苟其人非真有大過人者，不足致老子惜

之至是也。」然前云相見恰三載，此云八載相從，則玄鑑返滇後，曾重訪中峰，以至於死，故廣錄七爲諸禪人秉炬入塔條，有鑑首座一則，云：「鑑首座，末後一句子，你未跨關一萬八千里路時，已嘗說了也。今日古鑑發光，露出晴空閃電，團團無縫塔門開，收取眉間三尺劍。」並注云：「雲南人。」則玄鑑之卒，不在滇而在吳，故祭文云「無照遠逾一萬八千里江山以來茲」也。又宋本撰中峰道行碑，有云：「南詔僧玄鑑，素明教觀，辯博英發，每曰：『吾聞大唐有禪宗，使審是耶，吾將從其學；使或未當，吾將易其宗旨，而俾趨教觀。』由其國來，一聞師言，便悟昔非，洞法源底，方圖歸以倡道，而歿于中吳。鑑之徒畫師像歸國，南詔遂易教爲禪。」則玄鑑之卒於吳，又多一證。五燈全書五八玄鑑傳乃循舊說，謂其卒於滇，吾頗疑其歸靈骨於滇耳。

佛嚴寺無照玄鑑禪師行業碑，余未見，僅在阮志金石類見其名，云：「得自昆明縣採訪，在縣西太華山腹。延祐二年乙卯重光大荒落，佛成道日，嗣法弟子宗嶼、鏡中、湧海、智福、道元、山月、戒融，監寺湧泉等同立，按察使趙世延撰，御史官楊耀卿書。」既書甲子，又書歲陽歲名，非金石例，可疑者一。卽兼書歲陽歲名，然乙

卯亦非重光大荒落，可疑者二。嗣法弟子有鏡中，見補續高僧傳十九，乃明正統間人，相去百二十餘年，可疑者三。趙世延元史一八〇有傳，至元二十一年授雲南諸路提刑按察司判官，二十六年擢監察御史，延祐元年拜中書參知政事，何能於延祐二年仍署按察使銜，可疑者四。謂撰文在前立石在後耶，則阮志曲靖府仙釋載碑內容，明言「玄鑑皇慶間卒」矣，何能於至元間爲之撰文，可疑者五。且志據碑云「玄鑑至元十三年生」，則世延任雲南按察司時，玄鑑年僅九歲至十四歲，又何行業之可言，可疑者六。謂用舊銜耶，則元史八六百官志，言：「國初設提刑按察司，至元二十八年，改曰肅政廉訪司。」元典章卷二臺綱，載改設經過尤詳。延祐二年，久已廢去按察司名目，何用舊銜之必要，可疑者七。有此七疑，加以玄鑑卒地，並不在滇，有中峯廣錄爲證，則此碑爲元以後不學釋子杜撰顯然矣。景邃堂題跋一跋此碑云：「民國元年秋，居碧雞山，游太華羅漢壁，太華佛巖寺頽圯，於敗壁間獲本寺開山祖無照行業碑。趙世延撰。文研雅，字剛健如柳誠懸，爲元碑中精品，不僅爲滇石珍」云，蓋未細考耳。門人方君國瑜謂碑文兩見至正紀年，斷爲至正以後人僞作，可稱有識。惟阮志據碑謂「玄鑑至元十三年生，皇慶間卒」，與中峯祭文三十七春秋之說正合，此